

ADVANCED

CHINESE

VOLUME 3

高级汉语 教程

下册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说 明

《高级汉语教程》下册是供来华留学生汉语专业四年级学生使用的教材。在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上与上、中两册相同。只是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在体例和内容上略作了一些改动。一、每课之后不再附阅读课文，而是将全部课文分为精读部分和阅读与欣赏部分。阅读与欣赏部分的课文，教师可根据具体情况与精读课文交叉使用，或在教师指导下训练学生自学阅读能力，或就课文涉及的某些问题组织课堂讨论，或欣赏其语言表达上的艺术和特色。二、每课后不再设“词义辨析”和“词语例释”两项内容。这两部分内容在三年级是作为词语教学的重点，每课所编写的“词义辨析”和“词语例释”是示范举例性的，不可能对所有重点词语都详加讲解，所以在中册附录了“常用多音多义字举例”、“常用同义词举例”和“常用反义词举例”作为收束。下册虽不再专设这两个栏目，但在教学中这些内容还是不可缺少的，因而在练习中还有一定的体现。其他教学重点的调整变化均体现在练习部分中，不再做专项讲解。

《高级汉语教程》上、中两册陆续出版之后，得到了同行和专家们的鼓励，有的对本书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有些我们已在编写过程中加以吸收，有些则只能有待将来重版时再予修订。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关心本书编写和出版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1991年2月

主 编

姜德梧

编写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中林 王希增 姜德梧

倪明亮 高增良

目 录

精读部分

第一课

- 一、课文 蘑菇.....吴若增 1
 - 二、注释..... 14
 - 三、练习..... 19
 - 四、语言和文化知识..... 25
1. 明比暗喻 2. 中国人的姓氏和名字

第二课

- 一、课文 爱,是不能忘记的.....张 洁 30
 - 二、注释..... 46
 - 三、练习..... 53
 - 四、语言和文化知识..... 58
1. 现代书面汉语 2. 社交称谓

第三课

- 一、课文 围墙.....陆文夫 63
 - 二、注释..... 81
 - 三、练习..... 86
 - 四、语言和文化知识..... 91
1. 汉语里的外来词 2. 中国古代园林

第四课

- 一、课文 骆驼祥子(节选).....老 舍 96
- 二、注释..... 120
- 三、练习..... 127

四、语言和文化知识..... 135

1. 如何选用同义词 2. 中国人的亲属称谓

第五课

一、课文 阿Q正传..... 鲁 迅 140

二、注释..... 173

三、练习..... 191

四、语言和文化知识..... 199

1. 反语 2. 中国传统的纪年法

第六课

一、课文 双猫图..... 邓友梅 204

二、注释..... 217

三、练习..... 221

四、语言和文化知识..... 226

1. 京味小说 2. 篆刻艺术

第七课

一、课文 说客盈门..... 王 蒙 230

二、注释..... 239

三、练习..... 247

四、语言和文化知识..... 252

1. “文革”语汇 2. 幽默

第八课

一、课文 酒公墓..... 余秋雨 258

二、注释..... 265

三、练习..... 268

四、语言和文化知识..... 272

1. 汉语的简称 2. 中国的书法艺术

第九课

一、课文 天下第一楼(第一幕)..... 何冀平 277

二、注释·····	298
三、练习·····	303
四、语言和文化知识·····	306
1. 汉字的数量 2. 北京的老字号	

第十课

一、课文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红楼梦》节选)·····	曹雪芹 311
二、注释·····	319
三、练习·····	325
四、语言和文化知识·····	328
1. 现代汉语的形成 2. 汉语语用特点与民族 传统文化心理	

阅读与欣赏部分

第一课 银杏树·····	张 弦 333
第二课 北京城杂忆·····	萧 乾 351
第三课 普通话与方言(对口相声)·····	侯宝林 373
第四课 南京·····	朱自清 387
第五课 受戒·····	汪曾祺 392
第六课 杂文两篇	
拿来主义·····	鲁 迅 411
不要秘诀的秘诀·····	马南邨 413
附录 课文注释索引·····	416

第 一 课

磨 菇^[1]

吴 若 增

—

1975年夏，我被派到蔡庄中学去做教师。因为学校的宿舍正在翻盖，老师们就安排到社员家去暂住。我住蔡德茂大伯家。

德茂大伯63岁，长着一脸的笑纹，一看就知道是个善良而敦厚^[2]的庄稼人。他的老伴儿早已殁^[3]去，因此，他是与儿子、儿媳及孙子一起生活。

为了方便，也为了不再过多的打扰房东，我自己立伙，但所用的锅灶，却是他家的。好在做饭时间正好可以错开，倒也并不感到不便。

每天下班，我便回到他家去。晚饭吃过，常常坐在小院里聊天。德茂大伯城府^[4]很深，又知道许多当地的掌故^[5]，因此我很爱听他的故事。有时，逢到生活中的什么问题为难，也常向他请教。他呢，一方面很尊重我这个教书的先生，一方面也总以长者自重^[6]，并给我以恳挚的教诲^[7]和关怀。这样的友谊，使我们忘年。

德茂大伯的孙子，小名金宝，八岁，长有一幅圆而红的嫩脸，和黑葡萄一样明亮的眼睛。那眼睛很会思考，也很会说话，再配上那张乖巧的小嘴，使人感到他机敏而不俗滑^[8]，天真而不稚拙^[9]。他很喜欢我，常到我住着的西厢房来，见我有暇^[10]，便

问这问那。我因此也很喜欢他，工作之余，每每与他闲话^[11]，也给他东西吃，如糖果、饼干一类。他每次看见我把好吃的递给他，都现出高兴的模样，但却并不就接，而是说：“您不告诉俺爷爷，俺才要。”我点头，并且立誓^[12]，他才相信。但也并不多要，倘是糖果，只以一块为足，倘是饼干，也不过两块三块。

大伯的儿子与儿媳，都老实巴交^[13]。因为上有老，下有小，他俩便终日是忙。因为这，我们见面，常是微笑。

这样的，不过月余，我们便相处得很融洽了。

转眼之间，庄稼熟了，学校也就放了秋假，时间是一个月。所谓放假，教师却不能全休，按照那时教育局的规定，须有二分之一的时间，去参加社员的劳动。我因与房东相处得好，又知道德茂大伯渊博，便请求与他一起下地。校长答应了。

第一天的劳动，是榜^[14]秋菜田里的杂草。我不会用锄，请德茂大伯教我。德茂大伯自然高兴，总是让我跟在他的旁边，间或，也将锄头斜伸过来，帮我榜上几下，一是示范^[15]，一是帮忙。

榜着榜着，我忽然发现：就在前方，我的垄沟与他的垄沟之间，矮矮地簇拥着一小堆蘑菇，有五六株的样子。

“哟，蘑菇！”我惊喜地叫，并下意识^[16]地扔掉锄头，打算奔过去看。

谁知就在这时，德茂大伯的锄头也就凿下去，并且，手腕子那么灵巧地一扭，将那小堆的蘑菇捣烂了！

“嗨，什么蘑菇，这是狗尿苔^[17]！”他说，并继续向前榜去，好象不曾见过一样。

“分明是蘑菇么……”我想。

我低下身去，打量那已被捣烂了的蘑菇。这蘑菇的伞和柱都是圆形的，厚厚的，外面的一层，好似涂了奶油，黄而透亮，正是引发食欲的那种颜色。

“哎呀，你咋^[18]还去拿？快扔了！”德茂大伯见我沒有跟上，转回头看，正看见我拿着一只蘑菇在那揣摩^[19]，便诧异地大叫。

“怎么……”我受他一下，不觉地扔掉了手中的蘑菇。

“哎呀，你当先生的还不认识狗尿苔么？”德茂大伯愈发诧异，眼睛都睁大了，“这是地里的野狗，尿的尿长出来的！你没有看见都是一小堆一小堆的么？特别是烂树墩那里，最多，野狗是常在那里尿尿的！”

“是么？”

“咋不是？快别去摸，多脏啊，再说，弄不好要得疯狗病^[20]的！”

先前，我做学生时，曾读过一点《植物学》，知道蘑菇是真菌类植物，种子叫作孢子^[21]，并不是什么动物的尿。但这种蘑菇，究竟属哪种，有毒无毒，却是不知道的。

“倘是无毒的蘑菇，不但可以摸，还可以吃，而且极有味道，极有营养……”我这样想。但想到德茂大伯那肯定的语气，又觉得不便与他辩驳。

二

后来的几天，我还许多次地见到这蘑菇。它们都在地里，散散地星座^[22]一般地分布着，都一样的可爱。我也曾许多次地询问蔡庄人，他们的答复俱同：是狗尿长出的，不仅是脏，而且吃了，还得疯狗病！

“那么，你们之中可有谁尝过没有呢？”

“咋？还尝？狗尿苔咋还能尝呢？你这个老师呀，真是的！”

一天，收工回来，走在村外的路上，无意中，我忽然发现路沟的对面，一座腐朽了的树墩下，生着一大堆圆圆的——这东西！

“狗尿苔！”一个与我同行的叫做蔡家雷的小伙子也看见了，他

大叫一声，扬起锄头便跳过了路沟。

“喂，别砸！别砸！”我看见他象对待仇敌一样地举起了锄头，便急忙制止他。

同行的社员们都笑起来了：“咋的？吴老师，您还真想尝尝么？”

老实说，经过几天的思索和斗争，我已决计^[23]尝上一尝了，可我却没好意思说出来。

傍晚，当晚炊的灰白色烟雾弥漫了蔡庄的时候，我踏上了村外的路，并在夕阳的残光辉映下，终于找到了那堆蘑菇。采摘蘑菇是不必费力的，不一会儿，我就把它们统统装进了书包。

为了免得再让蔡庄人笑话，我把那书包带系得紧紧的，而且，也尽量避免和碰到的社员搭讪。

可是，还是不幸，当我走回德茂大伯的小院时，看见他正哄着金宝在玩。

“噢，吴叔叔回来罗！”金宝看见我，高兴得举臂欢呼，并且扑过来。

我赶忙将那盛着蘑菇的书包，别^[24]到身后去，用另一只手拉住了小家伙。

“咋这么晚才回来？”德茂大伯笑着问。

“嗯，嗯……我上学校去了一趟。”我撒了一个谎，自觉得有点脸红。

幸好大伯很知道体贴人，连忙叫过了他的小孙子：“快别缠着你吴叔叔啦，人家还没吃饭呢。”

这顿晚饭，我磨磨蹭蹭地鼓捣了好半天，直到我已认准他们不会出来时，才把那堆蘑菇倒进了大锅。

啦啦啦——洗好了的蘑菇一遇滚烫的热油，便肆无忌惮^[25]地尖叫了起来。真是的！

“哟，吴老师，做啥好东西呀？这么香！”德茂大伯在屋里躺着，闻到了飘散进去的菜香，忽然开玩笑似地问了一句。

“噢，随便做点……咳咳咳……”油烟有点呛人，我便借题发挥^[26]，用咳嗽代替了正面的回答。

怀着异样的希望，我终于做熟了那个菜，盛了一小盆，端回了西厢房。

啊，真是个挺不错的菜呀！虽是没有肉块相伴，没有象样的佐料^[27]提味，然而，就是这样的清炖^[28]蘑菇，也够让人馋涎欲滴啦！

可是，倘若万一有毒可怎么办呢？至于一吃就死么？即便不死，翻江倒海地闹起肚痛来，让人家抬到公社卫生院去，交代出吃了蘑菇的缘故，那，那不是让人家笑话了么？

想到这些，我又犹豫起来了，一时间，只是望着那冒着热气的蘑菇发愣。

吱扭——忽然，我的屋门响了一下，开了一条窄缝，随即伸进一个圆圆的头来——是金宝。

“进来。进来。”我叫。

金宝见叫，很高兴，猛地推开门，跳了进来。

“吴叔叔，俺爷爷夸你会做菜呢。他说你这是做了啥东西，这么香，可又不象肉，不象蛋的……”

我笑了。因为我知道，德茂大伯是轻易不会议论别人的饭菜的。那么，肯定是因为我的菜实在是太香了，以至于香到令他不知为何物的程度了。我心里忽然得意起来。

“来，你看。”我抱起小家伙，用勺子挑起一块，对他说，“这是蘑菇！”

“蘑菇？不，这是狗尿苔！狗尿苔！俺爷爷告诉过，不能吃！”金宝忽然好似看见了某种可怕的毒药，惊吓得又喊又躲。

我自然又是一惊：“你爷爷也告诉过你？”

“对的，告诉过的。俺常上地里头去玩，爷爷告诉过俺，狗尿苔不能吃，吃了变狗……”

我把金宝放下，心里感到很沮丧。金宝一定是怕极了，张着两只惊恐而迷惑的眼睛，骨碌骨碌地打量了我一阵儿，突然转身，跑了出去。

没过一会儿，德茂大伯走了进来。他一进屋，就把目光向桌上寻去。待到看见那盆蘑菇，他的眉头便立即紧皱起来。

“吴老师，”他严严肃肃地开口了，“俺活了六十多年啦，没听说狗尿苔可以吃的……那蘑菇听说长在山里，咱这碱滩^[29]上只有狗尿苔……你可要小心哪！闹出事儿来，不是玩的……”

德茂大伯劝了一阵儿，见我不说话，轻轻地叹了口气，出去了。随后，我听见他在正房的灶间，猛用刷子刷锅。他刷了好几遍……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但是，难道就这样善罢甘休^[30]了么？不！我决心尝试一下！

我终于硬着头皮，美美地吃了——三只。

我怕真的有毒。

三

谢天谢地，一夜过去，我还活着，而且康健，全无任何中毒的迹象！拍拍肚子，已经瘪了。那三只蘑菇的营养，都溶进我的细胞里去了罢？

早上，我起床。站在院子里刷牙、洗脸时，德茂大伯已经拾了一圈儿粪，回来了。

“早啊，吴老师！”他照旧笑着问候，但随即又想起了什么，问，“那东西……没吃吧？”

“吃了。”

“吃了？”

“吃了。”

“吃了多少？”

“三只。”

“三只?咋样?还没事?”他很有点不安,盯住了我的脸看,“嗯,亏着吃得少,可别再吃啦!”

中午,我把那剩下的蘑菇,放在锅里蒸热了一下(盆边没有碰到锅壁),然后,津津有味地咽到了肚里。因为菜吃得多,做为主食的窝头,便只吃了一个。

晚饭时,我仍活着,并且不饿。

又一天早上,我照旧活得生气勃勃,并且神智清楚,完全没有发疯的迹象。看来,这蘑菇到底与野狗无缘!

啊,这是一次成功!

我这一生,不曾有过大的成功。这样的成功,就是空前的了!我很得意,但转而一念,又似有几分怅惘:在这样的穷乡蔡庄,社员们的生活是艰难的。主食不说,做为副食,大半年便只是咸菜。政策方面的问题,农民自然无奈,而他们偏又囿^[81]于一些莫名其妙的传统,不肯设法开掘,无形之中^[82]便又丢弃了许多好的东西。就比如这蘑菇吧,老实说,我确以为,这大约就是此地最富营养、最易到手的佳品了,可他们竟然畏之如虎,实在令人大感遗憾!而且,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不管是死去的蔡庄人,还是活着的蔡庄人,他们其实都不曾尝过这蘑菇!那么,尝上一尝(只一尝)怎么就不可以呢?天哪,我们善良的中国人的某些传统的禁锢^[83]竟至于斯^[43]么?

这天下午,我和德茂大伯及十几个社员,去场上扬^[84]高粱,中间休息的时候,我终于含着对传统的某种挑战的心理,说出了已经吃过一批蘑菇的事。

“咋?你真的吃过啦?”他们听了,惊诧之色丝毫不亚于仿佛我已吞下了一瓶敌敌畏^[85]。一时间,我看见了惊奇、恐惧、疑惑,甚至也有几分鄙夷^[87]的目光。

不过,我毕竟是吃过了,而且,有德茂大伯的点头为证。于

是，沉默……

好久，那位先前极为憎恶“狗尿苔”的小伙子蔡家雷，好奇地问了：“吴老师，那狗尿苔到底啥味儿？”

“又香又嫩，还有点肉味儿。”

“真的？”

“真的。”

他调皮地搔了搔头，笑了：“那……俺也想尝尝！”

四

傍晚，收工以后，我和家雷背着老爷们，跑到地里去，只不过一会儿，就采下了一小筐笋。

为了防止德茂大伯知道了反感，我俩的晚饭，是在家雷的一个朋友蔡鹏飞家里做的。鹏飞是个投亲靠友而回乡的县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因为所谓“个性太强”，终于无法与亲戚一起生活，便自己搬出来独居。其实，这个小伙子的性格十分豪爽，因此，很有点蔡庄青年领袖的味道。

鹏飞听说我们的来意，高兴非常，立即倾出家中所有的油盐酱醋，嘻嘻哈哈地大叫：“俺早就寻思着这狗尿苔可以吃啦！喂，咱吃，吃死了拉倒^[30]，吃不死就算赚啦！”

滋滋啦啦——，滋滋啦啦——，蘑菇在锅里叫起来了。那声音可真是悦耳得很哪！

“哟，做啥啦？这么香！”

“嗨，你小子偷着改善生活啦，也不告诉哥儿们一声！”

鹏飞的伙伴们一个个闹闹腾腾地走了进来。

“别闹！别闹！今天，吴老师请咱们吃狗尿苔！”鹏飞一边用铲子翻搅着锅里的蘑菇，一边兴高采烈地说。

“啥？狗尿苔？”小青年们听了，不禁一怔。

我急忙解释，并简要地介绍了品尝的经过。也许到底是年轻

人的缘故吧，这帮小青年竟象探险家一样，立刻就表示了尝一尝的兴趣和愿望。

“嗨，管它呢！好吃就吃呀！吴老师都吃了，咱还怕啥！”

“对，吃！”

“吃！”

几个男青年都表了态，只有女青年蔡雅兰瞪着眼睛，不说话。

“雅兰，你怎么不说话？你到底吃不吃？”鹏飞一说话就是大嗓门。

“谁不吃谁是毛毛虫！”家雷又添上了一句他所惯用的口头禅^[39]。

“俺嫌脏。”雅兰面有难色地说道。

“什么？脏？”家雷不肯放过，冲她乱叫，“你是怕吃出毛病来，找不着对象是不？”

“啊哈哈……”小伙子们得到了拾乐的机会，都使劲儿地哄笑了起来。

雅兰窘得满脸飞红。她气昂昂地应战道：“随你们咋说吧，俺就不吃！”

“喂，不吃就不吃嘛。怎么能强迫人家吃呢。”我赶忙笑着为雅兰解围^[40]。

说着，闹着，一锅蘑菇已经炖好，热热地散发着香气。

“噢，吃狗尿苔罗！”

他们欢呼起来了。

随即，鹏飞将蘑菇盛在他的那只揉面用的大瓷盆里，端起往炕上一放，伸手就抓了一块。

“哎哟哟，烫死俺啦！”他叫。

其他几个也赶忙跳上炕，团团围住了大瓷盆。因为只有一双筷子，有人就折了几根秫秸棍儿^[41]代替。

“啊，真不错呀！”

“嘴，真比大肉还香呢！”

他们一边乱叫，一边大嚼，那样子简直就不啻^[42]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喂，馋哪！馋哪！”家雷夹起一只硕大的蘑菇伞，冲着站在地下观阵的雅兰，调皮地刺激她。

“哼，有啥了不起的！你瞧！”说着，雅兰一步跳上炕，抢过那块蘑菇，狠狠地嚼了嚼，便大无畏地咽了下去。

“哈哈……”人们都笑起来了。

啪——突然，鹏飞把手中的筷子一扔，脑袋一晃，来了个两眼翻白！

“咋啦？”人们一惊。

但随即，鹏飞又把两臂提起，两手下勾，做成了一对狗爪状：“汪！汪！”

“哈哈……你这个坏小子！”人们笑得更响了。

五

吴老师率领一帮嘎小子^[43]大吃狗尿苔的事，第二天就传遍了整个蔡庄。

“吴老师可真是的，三十多岁的人啦，还这么没正形^[44]！”有人这样笑着批评我。

但更多的人疑惑起来了：“狗尿苔也可以吃么？要是真的能吃，可倒好，地里不是有的是么……”

这帮年轻人自吃了那次之后，精神大振，到处宣传狗尿苔的味道如何香嫩、滑爽……而且，正如那阵子的俗话所说——尝到了甜头，几乎每晚，他们都要聚在鹏飞家，大嚼狗尿苔！因为需用油盐一类也就增多，他们便只好轮番回家去偷。

奇怪的是，没多久，老人们的反对竟然沉寂了下来。

看来，传统一类也是个纸老虎^[45]啊！

秋假劳动接近尾声的一个傍晚，我因为去学校办了点事，回来得晚了些。当我走进德茂大伯家的小院时，我忽然听见，德茂大伯正在灶间屋里厉声地说话：“说，这是谁给你的？”

“是，是，是鹏飞哥哥……”应答的，是金宝那怯怯的奶声。

“你吃了没有？”

“没……”

我本能地感到，这或许与狗尿苔有些牵连，便悄悄地凑近门缝，向里面张望。只见大伯手里捧着一只花边的铁碗，正注视着那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还在冒着热气，我闻了闻，无疑是那炖熟了的蘑菇了。这铁碗我认得，是金宝专用的。想必是他见哥哥们吃，有点嘴馋，便用这铁碗去要了一点吧；或者，是鹏飞他们主动送给他的，也未可知。

“不是告诉过你，不许吃么？”又是德茂大伯那含了慈爱的严厉的声音。

“俺没吃……”金宝眨巴着眼睛，委屈得都要哭了。

“去，上屋里去！”

金宝得到宽宥^{〔46〕}，赶紧转身，跳到里屋去了。

我想，大伯一定要将那碗中物，倒到院子外面来罢？便急着要转身躲开。忽然，我看见他把手指伸入碗中，捏出了一片蘑菇……

“怎么？”我想。

德茂大伯捏着那片蘑菇，眯起眼睛，仔仔细细地端详良久。随后，一个令我意外的动作出现了：只见他慢慢地将那片蘑菇放进了嘴里，又慢慢地咀嚼了起来……

不一会儿，他的眼睛放开，眉头也便舒展，又一片接一片地将那蘑菇往嘴里放去……

“金宝！”他忽然高兴地叫了一声。

“喂！”金宝立时就跳了出来。